

# 雅鲁镇

[美国] 乔伊斯·卡罗尔·奥茨

张礼龙 译

他害怕向银行借这笔钱。

四月初的一个星期六早晨，仍旧是冬天，下着柔软潮湿的雪，团团的雪片如盛开的花朵。

这是一个糟糕的季节，流感的季节，物体边缘飞出带有灰尘的雪花，道路上冻结的泥浆在溶化。这是他的记忆中最长的一次驾驶卡车，他开了三英里到他的表兄泰隆·克莱顿的家。

泰隆已从他的脸上看出来。请他进屋，问他是否要喝杯啤酒？艾琳和孩子们进城买东西去了。

收音机正开得很响：法茨·多米诺在唱《乌饭树山林》这首歌。

乔迪的靴子上有泥土，所以他说不打算进屋，他只想在门口讲一下，免得把艾琳干净的地板踩脏。

他只能停留一会儿，他说。他要请他帮忙。

“没问题，”泰隆说。轻轻地把他的烟放到烟灰缸里。

“我需要借一些钱。”

“要多少？”

“五百块钱。”

乔迪说得很轻又很快，刚好让泰隆听到。然后吐了一口气，好象他屏住气已有很长时间了。

泰隆镇定而又随便地说：“我想我能借给你。”

“我将尽快还给你，”乔迪说。“最迟不超过六月。”

“不用急，”泰隆说。

接着他们都不说话，使劲呼吸，激动而又非常为难。泰隆知道乔迪需要的不止五百块钱——远不止五百——但目前的情况是他无法再多借给他一些。他只是没有那么多钱，甚至五百块钱拿出来也很困难。他知道乔迪心里也很清楚，但他又必须来找他，知道他的钱也不多，还是要请他帮忙，知道泰隆会同意的，但也知道泰隆几乎拿不出这笔钱。乔迪实在是走投无路，如果泰隆以前不想理解他，现在他可不得不去理解表弟了。

他的表弟年轻而又英俊，但流露出一付委顿相，脸色蜡黄，显得疲劳，且带有脏斑，胡子已有三天没刮了。他不敢看泰隆的眼睛——他实在感到惭愧。

泰隆说他可以在星期一中午去银行，那样来得及吗？

乔迪好象没有在看，他说他要按目前的利率付利息。“问一下银行，好吗？我们会算出来的。”

“喂，不用了，”泰隆笑着说，并露出有些惊讶的神情。“我不要任何利息。”

“还是打听一下吧，”乔迪更坚定地说，

“我们会算出来的。”

泰隆问，布兰达这些日子怎么样？听艾琳讲她正在好转，是吗？他问得很轻，声音还有些颤抖。

乔迪说她的确在好转，白天她休息很长时间，手术伤口处已拆线，但她仍感到很疼，医生警告她做事不要急躁，所以她必须非常小心。

他说他去杂货店买了东西，但这只是他要做的许多事中的一件。家中所需要的一切都要由他来买了。他并不介意这些——他不介意——布兰达还活着他已谢天谢地了，但这需要时间，而他只有在星期六才有空。

此外，今天下午如果雪不再下大，他想去石灰场再干一个班，三、四个小时。主要是用铲子干一些清扫工作……

他越说越快，态度也越诚恳。发出的粗而低沉的声音连他自己都感到陌生。他的眼睛有点肿，眼圈发红，好象他一直在揉眼睛。

在这段时间里，乔迪的卡车停在车道上，一直不断地吐着废气。他没有把车钥匙拔下来，这种做法使泰隆感到很奇怪，这几乎是无礼的。

现在雪下得更猛了，经风一吹，象一根根白线在空中交织，旋转，画圈，你在看东西时，要眯起眼睛，转移你的视线，因而你在外面看到的好象只是你自己的神经末端。

潮湿的空气，比实际温度显示的还要冷。流感季节，每个人都在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在乔迪离开之前，泰隆还有一些话要说，但他一时想不起来该说什么。

他站在门口看着乔迪把卡车开出车道，上了大路。这是一辆自动卸物的重型卡车，是乔迪自己的49型福特牌卡车，他很快就得要换新了。泰隆想，他们本应该握手告别的，但那是他们想做也做不自然的一种姿态。他记不清上回是在什么时候跟象乔迪那

样接近他的人握手的，今天早晨的这种情景当然并不是未曾有过。

他看着乔迪把车开走了。那天早晨，他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刮脸，傻乎乎地站在那里，手在满是胡茬的下巴上磨来磨去，思考着乔迪·麦克伊尔瓦尼为来借这五百块钱费了多少心思，而这又要使他付出多少代价。

从去年或更早的时候，乔迪的妻子布兰达就病了。她二十八岁，瘦削，坐立不安，红头发，漂亮，生过四个孩子（按年龄从十三岁的道恩到仅仅十八个月的小男孩）。据说道恩很会惹是生非。他们还有两个男孩，一个十岁，一个六岁。布兰达从最后一次怀孕以来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并由于膀胱感染而病倒，不得不在圣诞节一过就做了手术，是在四十英里以外的市立医院做的。那就意味着雅鲁镇的人们如要去看她，必须来回开车八十英里。那也意味着麦克伊尔瓦尼这一家已无能力来支付这一笔高昂的医疗费用。

在安排她住医院的前一天，布兰达打电话给艾琳·克莱顿，说她担心自己会死。

“别那么说，”艾琳高声说。

布兰达哭了起来，好象她的心已碎了，艾琳担心她也要哭了。

“我只是在想乔迪没有我是不行的，”布兰达说。“他和孩子们——还有我们所欠的所有的帐——我只是想他无法再支撑下去了。”

“你不应该那么说，”艾琳说，“你说的事是可怕的。”她听着布兰达在哭，自己感到既无能为力，又很害怕。她说：“你最好不要让乔迪看到你哭的那个样子。”

麦克伊尔瓦尼一家住在布兰达父母亲的旧农屋里，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是由于手头拮据不得不这样。几年前，乔迪开始在镇边建造他自己的房子，但是底层刚盖好不久，他们就把钱用完了。乔迪是个自己经

营货车运输的司机，他的工作具有地方性和季节性，不十分稳定。他一家人在底层住了有一年多了。（屋顶上盖的是柏油纸，房子有窗户，但是这个单一的大房间还是潮湿、寒冷、沉闷，孩子们总是感冒，道恩称它为该死的住处，难怪校车上的孩子们都在嘲笑他们一家人，说他们象老鼠一样住在一个洞里！）布兰达的母亲死后，他们就搬进了这幢农屋里，这是免费的，无任何瓜葛，不用抵押，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它建于1880年，长满了白蚁，需要不断维修。快腐烂的屋顶板，有漏洞的屋顶，下雨时会积水的泥土地板：你来给它起个名字吧。象泰坦号轮船<sup>①</sup>一样坏，乔迪说。他希望这该诅咒的破屋沉下去。当布兰达第四次怀孕的时候，乔迪开始用业余时间回在雅鲁瀑布那里的石灰场做工，这是他所恨的工作，既艰难又肮脏，总是累得腰酸背痛，但这里的报酬却比他所能找到的任何工作都要高，而且他也不必加入工会。工作时，他时而使用铁铲，时而爬梯子，开电钻，开拖拉机，操作钢丝锯；下雨时，他得站在齐膝深的水塘里。他一直在咳嗽吐痰，他的双脚痛得好象在燃烧。他希望这仅仅是临时的工作，不会使他送命。

更坏的是，他告诉泰隆，他可能会象大多数采石工人一样爱上这石灰场。石灰石、露天的新鲜空气，噪音大而又危险的古怪的机器——这项工作并非每个人都能胜任的。你得要有一个强健的背和坚定的毅力以及胆量。你稍不小心就得受皮肉之苦。尽管如此，它也能使人感到自豪。

克莱顿家的孩子珍妮丝和博比喜欢他们的乔迪叔叔，他们家里人教他们这么叫他的。珍妮丝自己知道，他对他们没有任何架子，待他们象待他们的父亲等同辈人一样，除非他的心情不好。他的脾气比他们的父亲更坏，个头也比他们的父亲大，满是肌肉的手臂和肩膀好象是打气充起来的，绳索般的

血管和皮肤绷得紧紧的，看起来好象胀得难受。他有时会变得很滑稽，象小孩一样哈哈大笑，放肆地把身子歪到一边龇牙咧嘴地笑。他有一种逗人的方法，可以使你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好象有人用坚硬的手指在你身上迅速地逗你发痒。他们自己的父亲却很瘦，但结实，说话温和，比他的表弟矮一至两吋。他在镇上的亚利斯·查尔莫斯工厂做工，可从没讲过关于这工厂的任何有趣的事，只是说这是工作，这有报酬。而乔迪却有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是关于他的卡车的，有的可信，有的不可信。有乔迪在身边，每时每刻都很有意思，艾琳总是这么说。

有一年夏天，当珍妮丝还很小的时候，她的乔迪叔叔带着一个纸箱来到他们家，纸箱里装着六只珍珠鸡，是给他们的礼物，珍妮丝非常喜欢那些可以放在她手心上的小鸡，它们没有一点重量！没有大鸡的羽毛，只有金黄色的绒毛，粗短的翅膀，与身体很不相称的两长腿。它们无所畏惧，不象大鸡那样总是多疑而又紧张。

“这些鸟真漂亮，”乔迪说。“我喜欢在这一带到处都可看到的这种鸟。”

克莱顿一家尽量按照乔迪的话饲养这些珍珠鸡，可它们还是一个一个地死了，最后珍妮丝对它们也失去了热情。她曾给它们起过一些特殊的名字——弗里克勒斯、匹威、奎尼、巴士余巴——但它们却使她很失望，因为它们所需要的只是食物。

乔迪从泰隆那里借走五百块钱后有很长时间没有到他家里来了。而泰隆也没有去找他，他感到尴尬不自在：他不想让乔迪认为他在等着他去还钱，他甚至不愿让他认为他在想着这笔钱。

（他是不是在想着这钱呢？只是偶然想

<sup>①</sup> 泰坦号轮船——英国豪华客轮，1912年4月因与冰山相撞而沉没。

起时，他的肚子就好象挨了重重的一击。)

艾琳也不常听到布兰达打电话来了，这真奇怪，她说，她希望她们之间不能因为这笔钱而疏远，因为布兰达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朋友，需要有人跟她谈话。乔迪有时性情不好，而且，据珍妮丝说，道恩还尽惹麻烦。(道恩比珍妮丝大一岁，但在学校里与她同班)艾琳说：“我们为什么不邀请他们来吃饭或做点别的什么事？我们已有好久没有请他们了。”但是泰隆想麦克伊尔瓦尼家的人可能会误解。“他会认为我在担心那笔钱，”泰隆说。

一直到了仲夏，乔迪才付还了他所称的这笔借款中的第一部分，一百七十五元。他用一个信袋装起来给泰隆，泰隆感到宽慰，同时也尴尬，并竭力劝他，他可能正需要钱用，可以把钱再留着用一段时间——难道他不需要钱用吗？这事反正不用急。但是乔迪坚持要还。乔迪说这是他起码可以做到的事。

然后泰隆听说乔迪在向他借五百块钱的同时，也向他们的一个共同的朋友借了钱，而且他已经把钱全部还给了人家，三百五十元一笔还清。泰隆对此非常愤怒，艾琳竭力劝他，说这算不了什么事，只是因为乔迪更了解泰隆，跟泰隆更亲近，就象亲兄弟一样；而且他向另一个人只借了三百五十元，一次还清那笔债更容易。那是当然喽，泰隆说，我也真傻。

但是这不是他的本意。几天以后，或许是一星期以后，艾琳又重新提起这件事，想知道乔迪是否会还清这笔钱的其余部分，他打断了她的话，说这是他的钱，不是她的，这是他和乔迪之间的事，与她无关，她明白吗？

珍妮丝不想告诉她妈妈，但是当她在秋天回到学校时，道恩·麦克伊尔瓦尼开始对她使坏了。当道恩真想使坏时，什么事都做

得出来。她是个结实粗壮的姑娘，皮肤黝黑，象她的父亲，她有一双狡黠的眼睛，笑起来没有任何友善的表情，使你感到极其难受，好象有一粒碎玻璃滚遍你的全身。在校车里，她用一种故意拖长的音调称珍妮丝为珍——伊，并把她猛推一下。当她们在餐厅排队时，她会说：“哦，对不起，珍——伊！”结果每个听到的人都大笑起来。有四个姑娘象男孩一样粗鲁，大胆，大声说话，好斗，而道恩就是这帮人中的核心人物。她在学校里成绩很差，并不是因为她愚不可及——尽管她可能有点迟钝——而是因为她不肯用功，不交作业，在班上自作聪明，惹她的老师生气。珍妮丝认为，道恩·麦克伊尔瓦尼有这么一个漂亮的长着红头发的母亲，而自己的母亲却象任何人的母亲一样——相貌一般，既令人愉快又令人厌烦，这真有点不公平。在这次纠纷发生之前，她常常认为，布兰达·麦克伊尔瓦尼更希望要她做女儿，而不是道恩。

珍妮丝很快就明白道恩恨她，她最好跟她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在体育课上，她却躲不开了，道恩对她进行了报复：将一个篮球直直地打在珍妮丝的脸上，把她的一副粉红色塑料架的眼镜打碎了，后来还声称这是偶然的，是“珍——伊”挡了她的道。还有一回，当女孩子们正在做体操时，道恩走到珍妮丝跟前打了一下她穿着运动鞋的大脚。珍妮丝身材苗条又结实，动作敏捷，是班上最好的体操选手之一，那时她正在做横翻筋斗穿过整个垫子。被打后，珍妮丝自然就倒了下来，往边上倒，而且摔得很重。当她倒下时，她看到她的表姐的眼睛象老鼠一样在闪光，脸上充满仇恨。珍妮丝是整个身体感到刀割似的疼痛，好象有许多刀子在割她。有很长时间她不能动弹，只是躺在那里哭。她听到道恩在体育老师批评她后装作一副不相信的样子说：“嗨，我什么也没有干，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瞧，就是她，她就是该批

评的人，这是她自己犯的该死的错误，这个爱哭鬼——”

珍妮丝从来没对她妈妈讲起过这件事。她尽量不去想它。道恩毕竟还是她的表姐，竟然真的要伤害她——要打断她的脖子或脊梁骨，要她终身残废？她尽量不往那方面想。

一个温暖的秋日，艾琳·克莱顿在镇上的商店里碰到布兰达·麦克伊尔瓦尼。她已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布兰达了，她很瘦，几乎是憔悴的，但还穿着一件印花的连衣裙，嘴唇和指甲都涂得红红的。布兰达朝她冷冷地看了一眼，艾琳顿时难受得象一把剃刀刮遍了全身。她只是站在那儿凝视，好象大地在她的脚下裂了一条缝。

艾琳在走进停车场上的汽车里之后，把头伏在方向盘上，开始哭了起来。她发出沉闷的哭声使孩子们感到惊讶，而又非常困惑不解。珍妮丝和博比从来没见过他们的母亲在这样的一个公共场合哭起来，而且在他们看来这几乎是毫无道理。她通常对他们发怒时才哭的。

博比猛地仰倒在后排座位上，用手指塞住耳朵。珍妮丝坐在客座上，一边朝窗外看，一边说：“妈妈，你真丢人。”话音极其冷淡。

泰隆不习惯思考这样的事，他不习惯深究他自己或是别人的动机。但是他已经知道，他说。当他把那笔钱交给乔迪时，问题就开始了。

艾琳说她不相信。

她了解布兰达，她也了解乔迪，她不相信泰隆的说法。

乔迪是谢过了他，但并没有想要看他一眼，泰隆说。把钱拿走了，因为他又不能不要那笔钱，就那么回事。

“我真的不相信这件事，”艾琳一边说，

一边擦眼睛。

泰隆什么也没说，只是点燃了一支烟，把火柴晃灭，在这么多的日子里，他的行动变得急躁，心里老是生气。他常常看起来好象在低声跟什么人吵架。艾琳说：“我真的不相信这件事。”

乔迪卖掉了他的卡车，永远地放弃了卡车运输业，现在全天都在石灰矿做工，仍然欠债。他们的那幢旧屋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更糟，一群鸡和珍珠鸡在无草的前院里的垃圾堆中啄食，布兰达的牡丹花园里长满了野草，好象这房子里根本就没有女人居住。但是不知怎的，乔迪居然还在雅鲁瀑布那里买了一辆33型雪弗莱汽车；而且他和布兰达又开始一起出去兜风了，他们常去好几英里以外没人认识他们的客栈及酒馆等地方。有时他们单独在一块，有时则与另外一对夫妇在一起。他们的老朋友现在却很少见到他们。

泰隆经常从亲友那里听说，虽然乔迪在石灰场上每天工作十至十二小时，麦克伊尔瓦尼这一家看来不可能从他们的厄运中爬出来，等等；可怜的布兰达患了甲状腺，必须要服的那种药贵得叫你无法相信，等等；泰隆带着嘲笑的心情听了这一切后说：“行了，但是我呢？——我呢？”对这一问题，好象永远不会有答案。

要是泰隆在镇上遇到乔迪，那也纯属偶然，而且那场面非常不自然，令人尴尬：乔迪装作没看到泰隆，若无其事地转过身，吹着口哨，两手插在口袋里，往一旁走去，步子加快，然后消失。

真他妈的，好象泰隆也没有看到他。

泰隆肆无忌惮地逢人就说他表弟的坏话，只要那人愿意听，无论他是他的老朋友，或是他们共同认识的熟人，还是陌生人。他感到困惑，辛酸，受到了伤害而极为愤怒，常常出声地问自己，他何时才能收回他的钱？他能否象乔迪答应的那样在收到那

笔钱的同时也得到利息？

泰隆每当喝了点儿酒以后，就会说，没有任何人会想到乔迪·麦克伊尔瓦尼竟变成这种样子：一个说话极不算数，并不比一般骗子好多少的人，一个甚至还不能养活妻子儿女的人。“任何象他那样不景气的人还不如自己上吊算了，”泰隆这样说。“把一支猎枪插入他的嘴里，然后扣动扳机。”

他早就该不去想乔迪的事了，艾琳说。她越来越害怕他会自己气出毛病来。

她躺在床上度过许多不眠之夜，脑子里一直想的是麦克伊尔瓦尼这一家，尤其是布兰达，她打算不再去想他们了。“这无益于健康，”她央求道。“泰隆——这会损坏你的心脏。”

但是泰隆不理睬她，他坐在厨房桌子边上，面前摆着一张纸，手里握着铅笔，靠近胳膊肘的地方放着一瓶摩尔松啤酒。他正在计算，乔迪已从铲子工人提升为钻头工人，他在瀑布镇那儿每周大约能挣多少钱。扣除工会费，社会保险和其他费用，乔迪每周可能比他在亚利丝·查尔莫斯还要多赚几块钱，想到这里，他就感到不舒服。而且，如果乔迪能在星期六多干一个班，他挣的就会多得多了。

当泰隆站起来时，他感到头晕眼花，惊慌失措，好象他脚下的地板在倾斜。

雅鲁镇的多数人站在泰隆这一边，但是他感到还有一些人站在乔迪一边，而且最近他已开始听到乔迪在谈论他了——说他的坏话，使你几乎相信是泰隆·克莱顿欠了乔迪·麦克伊尔瓦尼的钱，而不是相反。当他和艾琳要搬进他们的房子时，难道不是乔迪帮他们把石棉板放上去的吗？是的，但是他泰隆也曾经在炎热的夏天帮助他建造那幢将要成为他自己的房屋，帮助他倒入混凝土，装底屋天花的桁条，并给他那该死的房顶铺柏油纸。泰隆到他经常去的地方去喝酒，那里有

许多他多年来经常见到的人，跟他一起上过学的人，但就是不见乔迪。乔迪虽不在场，但他却有一种奇怪的权威，好象他泰隆说得越多，他的听众就越倾向于相信乔迪。“我知道乔迪和布兰达的光景仍然很坏，”他常激动地说。他很清楚他讲话的意义——他的话很可能会传到乔迪耳朵里——“我甚至不想要那笔狗屁钱了，但是我要得到尊敬。我的确要那畜生尊敬我。”

（虽然他事实上的确想要那笔钱，一个儿子也不能少。他倾向于认为乔迪仍旧欠他五百块钱，原来的这笔数目，再加上利息，尽管他在借出这笔钱时曾坚持不要任何亲戚付的“利息”。）

有些个晚上，他喝醉了回来；又有些个晚上，他回来后烦躁得饭也吃不下，因为那天他在工作时听到有人对他说了一些事情。艾琳竭力安慰他，说他要孩子吓坏了。艾琳还以央求的口气说，为什么不尽量忘记？原谅？象《圣经》中讲的那样？难道那不是真正的智慧？

在今后的一生中就不要把任何钱借给任何人。“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泰隆常常会十分愤怒地转过来对她说，“你说，我自己的表弟我从小就不想帮助他吗？叫他离我们家门远一点吗？”艾琳则退一步说。“泰，我不知道你当时该怎么办，但这件事后来证明是一个错误，难道不是吗？”而泰隆气得脸都变了形，用颤抖的声音说：“在那个时候我没错，你这愚蠢的婊子。那时我没错。”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九点钟，电话铃响了，是艾琳接的电话。这是乔迪·麦克伊尔瓦尼打来的，她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这回他显然是喝醉了，一付要吵架的样子，要跟泰隆讲话，幸运的是当时他不在家。因此乔迪叫艾琳转告他，他最近一直听到泰隆在背地里说他的一些话，他不愿意听那些话，既然泰隆有话要对他说，为什么不到家里来当面对他说，要是泰隆不敢那样直

说，他最好把嘴闭起来，要不然他要过来把泰隆狠狠地揍一顿。

乔迪吼叫着说，等他一有了钱就来还那笔该死的债，他最多也只能做到这样，他并没有叫他妈妈把他生出来，他最多也只能做到这样了，真他妈的——艾琳被吓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把话筒重重地放了回去。

后来她说，她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听到任何人说话那么疯狂。好象他如果能够抓住她，就会把她杀了一样。

十一月的某日，寒风簌簌，但是乔迪·麦克伊尔瓦尼穿着工装裤和T恤衫，没穿夹克衫，没带帽子，旁若无人地大步走在人行道上。珍妮丝朝他看了一眼，对他的变化感到震惊——我的天哪，他现在的个头变得多大啊！几乎是人们所称的“肥胖”了——体重可能有一百六十磅，胸部极宽，摇摇晃晃的大肚子被工装裤包得紧紧的，脸胖得好象肿了起来，皮肤一块一块地鼓着。据说采石工人象猪一样能吃能喝，长得肥头大耳，而这乔迪就是一头有点人形的猪，甚至他的头发也留得很长，蓬乱而又油腻，象个中学生或地狱的魔鬼，珍妮丝站在人行道上呆住了，把课本压在胸前，希望并祈祷她的乔迪叔叔不朝她这边看，或看不到她，即使看到她了也不要认出她来。她的心怦怦直跳，她想：“我并没有象我应该的那样恨他。”

但是他抬起了头，看见了她，看到了她是怎样缩到路边避开他，所以他放她走了，只是咕哝着打了一声招呼，她也没听见。这时刻一过她就安全了，她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一下，在街道上小跑着逃走了。她记得以前他是怎样大声地问她和博比“怎么样啦？”而不是简单地打招呼——总要对她眨眨眼睛表示这样问他们只是开开玩笑而已（一个大成人怎么会关心孩子们过得怎么样呢？）。但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认真的。她从来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博比也不知道。“还可以，”他

们常这样说，感到尴尬脸红，也有点得意。“还行，我想。”

珍妮丝万万没想到，丝毫也没有任何预感，这就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她的乔迪叔叔，但是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他那天的样子还栩栩如生地留在她的脑海里：他力大无穷而又令人讨厌；同时她也记得十一月的那天，阵阵寒风如沙粒般打在她的脸上，那时就要下雪了。她在等公共汽车时，精神恍惚，忧郁地望着这个镇南边的一些工厂在冒烟，烟升入空中后形成一团团的雾。飘荡着的微妙的鸽子背状如粉末，色如彩虹——是彩虹，有灰色、蓝色、紫色，又都渐渐变成了黑色。

珍珠鸡已死了很久，但珍妮丝仍保存着她宠爱的珍珠鸡的照片，也仔细地记下了它们的名字。

新年刚过不久，泰隆开车进城，他看到路边有个人想搭车，他肯定这是乔迪·麦克伊尔瓦尼——乔迪穿着他的羊皮夹克衫，头上戴着的呢帽子拉得很低，一直盖到前额，他正在翘着大拇指，他的脸绷得紧紧的，象个拳头。他可能已认出泰隆，但没有作出任何表示，而泰隆也装作不认识他，开车急驶而过。这一切发生得这么快，泰隆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他在考虑是不是乔迪的新车抛锚了，然后幸灾乐祸地放声大笑了起来，心想，好。他活该。他们活该。

他看着表弟的身影在反射镜里渐渐消失。

然而由于他自己永远也无法解释的原因，他决定把他的车调过头来，朝乔迪开回去；可能他要放慢速度，向窗外喊些什么话，或者可能——只是可能——他让这个狗娘养的搭车，如果那看来是个好主意的话。但是当他接近乔迪时，很显然，乔迪打算就站在他的那块地上，不想要他的任何恩惠。从他那傲慢的姿态，你可以看出，他情愿冻

死也不会搭泰隆的车。他已经放下了手臂，双腿叉开站在路上等待。你可以看出这个粗壮如牛，怒目圆睁的人正想要来一场格斗，无论对手是谁他都满不在乎。

泰隆的怒火在胸中燃烧，他感到这简直是个奇耻大辱。

泰隆用手掌按喇叭，想要把这狗娘养的吓到公路边上去。

他却在大笑，大喊：“小偷！骗子！撒谎、出卖朋友的杂种！”

他当时对乔迪说，有种的你就站在那里别动。然后他把车直直地对准他，以五十英里的时速开过去，但是车子很快失去了控制，撞到一块隆起的圆形冰块上，接着开始打滑——在这一冲撞之前，他几乎没有时间转动方向盘，只是绝望地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踩刹车闸——他看到他表弟绝对不相信的神色，甚至一点儿也不害怕，不惊讶，只见挡泥板的左半边对着他猛地撞了过去，汽车底盘兜起了他的身体，迅速地把它丢在一边，随后泰隆就看不见乔迪了。

泰隆的胸脯撞在驾驶盘上。但他没有受伤。他由于咳嗽呛了一阵，但没有受伤。他紧紧地握住方向盘，踩住刹车，汽车急转弯后又正了过来，在一条沟里颠簸了一阵后停了。坚硬的树枝和很高的野草在挡风屏上刮了一下，天哪，他的鼻子在流血。他从反射镜里什么也看不到，但他知道乔迪已死了。那令人恶心的砰的一声，那巨大的冲击就象是一块人体大小的石头撞上了汽车，情况就是这样。

“天哪……”

泰隆坐在他的汽车里直喘气，马达猛转，车尾冒出一股股象乌云一样的废气，他吓坏了，丹田在收缩，心脏在发狂似地跳动，这本来不可能发生的，是吗？那么快？他的头发怎么在挡风屏上分成了两半？鼻血怎么已结了块？但此时他只感到一个人体在下面与车底板相撞，即使再笨的人也一定会

知道这个人已死了。

他不必把车再开回去。不必去看雪地上鲜红的血印。

他把前额搁在驾驶盘上。刚才他的胸脯猛然撞了一下，他得等这阵巨痛过去才能走。

“你真他妈的，你乔迪……”

他是故意这么做的，难道不是吗？

泰隆开始紧张地把他的车开出那条沟，车身在剧烈地晃动，他全神贯注，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他在喘着气，咕嘟着，并小声唱着“来吧，宝贝，看基督的面上来吧，宝贝。”然后他自由了，摆脱了，又上路了，而且没人知道。

他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尽管他的内衣都已被汗浸湿。在恐惧中，他的丹田萎缩了，他已有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但是他还正常，不是吗？车还在运行。

那是最要紧的事。

他继续驾驶，开始是缓慢的，然后他又一次地感到恐慌，便加快了速度，心里在想他开错了方向，但他必须要开到某个地方——哪里？——必须得到医疗救助。

警察，急救车。他想回家打电话。

有个人死在路上。一个想搭车的人，他冲到汽车面前，悲剧立刻就发生了。

血从他的鼻孔里流了出来，滴在他那该死的夹克衫上，他的发缝在挡风屏上撞开了，就象他的头盖骨被撞裂了一样。他哭了，而且无法停止。

他要叫艾琳打这个电话，不告诉她他撞倒了谁。然后他要开车回到乔迪那里：“嗨，你知道这并不是我的本意，你到底为什么不让开呢？我只是在开玩笑，然后碰上了冰，你到底为什么不让开呢？你这该死的是故意这么做的，难道不是吗？——”

但是，他也许最好还是在第一幢房子那里停下来，那是邻居家的房子。

要警察，还是急救车？或者两者都要？



报警号码是有，可他从未象人们想象的那样把它记住……

这个时节，你能在这些田野里迷路。这些田野非常刺眼，如梦一般，还留着野草和庄稼的残根，以及野兽的踪迹，但在远方，你无法看到这些。从远处看，一切都很干净，空旷，而且白光反射得叫人睁不开眼睛。

这是个没人知道的秘密：乔迪·麦克伊尔瓦尼死了。

在一条沟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雪地里。

他在汽车撞倒他以后就死了，泰隆知道这一点。汽车那样直直地对着一个人的胸脯和腹部撞过去，任何人都不能活下来，他已感到骨头被扭碎，脊骨被撞断——他感觉到了。

这种感觉将要伴随他一辈子！

他见过被压扁的人体，天哪，他比一般人见到的更多。与他同龄的孩子、美国人、日本人、穿着制服的、半裸体的、流血的、断骨的、眼睛陷入头盖骨的，什么样的情况他都见过。但是他多半有幸在他们死了以后才见到，那些人剩下的只是尸体了。

没有见证人。

这时候路上没有一个人。

他必须找人帮忙，可是得跑很远的路。

他的脚使劲地踩油门，当轮胎开始转动时，他又把脚放下，冬天在这些道路上驾车是非常危险的，只要路是滑的，任何时候开车都有危险。现在他渐渐地驶入了一座一次只能通过一辆车的桥，在桥上与栏杆撞了一下，汽车底板由于反冲跳了起来，整个汽车都在震颤。啊，慈悲的耶稣，救救我吧！

向别人，向某个在公路上巡逻的警察解释这不是他的过错。这个搭车人直直地站在

路当中，甚至当这辆车开始打滑时，他也不让开。

他对汽车失去了控制。但是后来他又重新控制了汽车。

没有见证人。

如果乔迪分期付款，比如每月二十五元，甚至十元，使他的欠债慢慢减少，以示他的诚意，他的感激之情。

他对此不负任何责任。如果他们过来逮捕他，他就自杀。

遗憾的是：没有见证人。

遗憾的是：他的车已损坏。

挡泥板撞坏了，保险杆和引擎罩的某个部位也撞坏了——他们就是通过这些才会知道这件事。散热器的护栅上还沾有血迹。

就凭这些，他们将会找到他。

就凭这些，他们将会逮捕他。

他和乔迪曾一起到北面更远的地方去猎鹿。你把鹿挂在挡泥板上——如果这只鹿太大，那么你就把它系在车顶。系两道绳子，尽量系紧些。

他不看也能知道。

真他妈的，在后面的一条沟里流血，一直流到死。

但是，如果他一直这么开下去，谁会知道呢？

如果他经过他家的房子也不停——就这么一直开下去，好象那幢房子他一点也不认识，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一直往这个州的北面开，直至发生一些事情迫使他停车。直至他把汽油用完。

(译者单位：厦门大学外文系)